

# 亘古不变的美丽

——以《红楼梦》为例浅析古典文学中美女标准

袁 丽

(西华师范大学 文学院,四川 南充 637000)

**【摘要】**在中国几千年古典文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无论诗、词、戏曲、小说,都充斥着大量对古代美女形象进行书写、刻画的作品,作为古代文学经典的清初小说《红楼梦》当然不会例外。一方面,《红楼梦》是尊重女性、颂扬女性的,它的突破主要在于看到女性长久以来生存在男性话语权为中心的封建体制下的艰难,以及身处悲惨处境时表现出作为女性的尊严反抗。另一方面,作者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对女性形象的塑造却依旧遵循着以男性话语权为中心的古代传统审美标准,美女即是以男性话语权为中心而整合出的色、才、德的统一体。

**【关键词】**《红楼梦》;美女形象;审美;男性话语权

**【中图分类号】**I207.4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14)02-0028-03

在中国几千年古典文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文学作品中被书写的女性社会价值一直都被“男尊女卑”的封建大环境所包围,社会的大背景使我们不能忽视女性在封建社会中处于对男性的依附地位的尴尬状态。女性以男性附属品的角色存在,对男性的种种依附致使女性在个人行为和精神上都潜移默化地被男权话语所奴役,而男性也乐于以男权话语的优势地位对女性进行形象、气质、内涵的塑造,从而刻画出自己心中完美的女性形象。

《红楼梦》中曹雪芹通过塑造各种女性的悲惨命运来反叛封建礼教对女性的束缚,这展现了作者对女性独一无二的尊重,但作者对美女形象的审美实质是没有变的。《红楼梦》的创作本身就带着一种既定的男性语言来替代女性话语,开篇,曹雪芹就用“竟不如我半世亲睹亲闻的这几个女子。”表明了自己男性叙述者的身份。试想,一个男性想象中的女性世界,美女形象必是遵循着男性的审美标准:力求外在风貌与个人内在修养达到高度统一。这种审美倾向正如叶绍袁提出的规范:“妇人有三焉,德也,才与色也,几昭昭乎鼎千古矣。”所以,《红楼梦》的女性审美形象仍然是以男权话语为中心下的色、才、德统一体。

## 一、“妇人妩媚多端,毕竟以色为主”

自古以来“亭亭玉立,指如削葱根,口若含朱丹,肤如凝脂,腰如约素,肩如削成”是男性对女性外在形象的普遍审美要求。《红楼梦》虽然是反对封建礼教对女性束缚的鸿篇巨著,在一定程度上认同了女性的存在价值,但其对女性外象的审美标准仍然遵循着上述标准。

王熙凤的美是毋庸置疑的。王熙凤“一双丹凤三角眼,两弯柳叶吊梢眉”,“身量苗条,体格风骚”,“粉面含春威不露,丹唇未启笑先闻”。王熙凤的姿、容、韵,再加上华贵的妆扮,让这个女子显得更加妩媚动人,“恍若神妃仙子”。王熙凤的美,是以“色”为基础,美得如此妖娆贵气,无怪乎后来贾瑞觊觎王熙凤美貌,被王熙凤毒设相思局,生生送了性命。

林黛玉美得超然。作者巧借王熙凤之口以及宝玉的心理活动着意刻画了这颗“世外仙姝”林黛玉的绝世美貌。王熙凤一见黛玉就惊叹道:“天下真有这样标致人物!”以宝玉眼看林黛玉,有着“两弯似蹙非蹙眉,一双似泣非泣含露目,态生两靥之愁,娇袭一身之病,泪光点点,娇喘微微,”美丽的脸庞,迷人的眼睛,更有摄魂的身姿:“闲静似皎花照水,行动如弱柳扶风,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哭泣的时候都能让“那些附近的柳枝花朵上宿鸟栖鸦,一闻此声,俱忒楞楞飞起远避,不忍再听。”(第三十七回)曹雪芹笔下的林黛玉有着绝色姿容和风流神韵,完全可与沉鱼落雁、闭月羞花的中国古代四大美女媲美。最后感叹如此“袅袅婷婷的女儿”、“神仙似的妹妹”,男性完全在其妍丽的姿容下折服,心向往之。

较之林黛玉,薛宝钗是另一种形态的美。作者在描写薛宝钗抽出“艳冠群芳”的牡丹花签时便隐隐透露出对她容貌的赞赏。薛宝钗未进大观园前,通过冷子兴之口,我们知道薛姨妈:“还有一女,比薛蟠小两岁,乳名宝钗,生得肌骨莹润,举止娴雅。”(第四回)薛宝钗进入大观园,贾府上下均对她另眼

收稿日期:2014-03-25

作者简介:袁丽(1989-),女,汉族,四川宜宾人,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相看。她有过人的仪容,端庄美好:“脸若银盆,眼似水杏,唇不点而红,眉不画而翠。”妍丽宁好中透露出一种娴静华贵之美,让爱慕林黛玉的贾宝玉也不禁觉得她:“比林黛玉另具一种妩媚风流。”曹雪芹将宝钗誉为牡丹,赋予她艳冠群芳之貌。薛宝钗坐在炕上作针线,贾宝玉想看宝钗的红麝香串子,无意中看见:“雪白一段酥臂,不觉动了羡慕之心,”(第八回)愣神之下不禁想“摸一摸”那雪白的手臂。宝玉在此处的小情思何尝不是作者的想法,“肤如凝脂”的宝钗于“色”上引人情动,已经映射出古代男性的审美标准。

由此可见,《红楼梦》仍然带有男性话语立场的印记,在曹雪芹的潜意识中,要称之为美女,必须容姿过人。一个女人的美貌仍是她们成为天之骄女的必备条件。

## 二、“习技之道,不可不与修容治服并讲也”

自古以来,巍巍中华就不缺美人,要想长久地获取男性的青睐,必得技艺出众,歌姬名妓譬如柳如是,苏小小等更能得到文人雅士的吹捧,她们能在众多容貌出众的女性中脱颖而出,除了美貌之外,个人才情也是其中的重要因素。正如李渔所说,女性“习技之道,不可不与修容治服并讲也”。如若美人懂得才子胸中文采,能附庸风雅,巧言聪慧,方可谓之佳人。《红楼梦》中的美女们就是作者无意识地按照当时的社会化男权话语塑造出来的,其中的女性才能不只一种,个个美艳如花,能说会道,惹人爱怜。

从附庸风雅上看,《红楼梦》中的美人对诗词歌赋、琴棋书画均有涉猎。才华横溢的她们是文人雅士品茶咏花,月夜对诗,所期待的红袖添香。“贾元春归省庆元宵”一节中,贾妃有意试宝玉才华,宝钗提醒宝玉将绿玉改成绿蜡以迎合贾妃喜好。此后,黛玉信手拈来而代替宝玉做的诗《杏帘在望》轻松夺冠。《此外,惜春擅画画,芳官工于戏文,妙玉、史湘云等人才学上也是佼佼者。她们组建桃花社、海棠社,闲时亦以文为娱。曹雪芹让读者看到一群文采斐然的莺莺燕燕,又特意在这些美人诗中择出最好的诗,评出个最好,表面上看只是赞扬这些美女们的才学,深究其内在原因,却也是迎合男权话语下审美要求的畸形心理。《红楼梦》中曹雪芹笔下的女子正是因为有了才学技艺,审美形象得以再次拔高。

另一方面,聪慧持家也是给佳人加分的附加条件。王熙凤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她的才能最突出地

表现在治家才能和左右逢源的人际处事之道。曹雪芹借书中人物之口全面地评价了王熙凤,冷子兴评她:“模样又极标致,言谈又爽利,心机又极精细,竟是个男人万不及一的。”(第二回)周瑞家对王熙凤又敬又畏:“年纪虽小,行事却比世人都大呢。如今出挑的美人一样的模样儿,少说些有一万个心眼子。再要赌口齿,十个会说的男人也说不过他。”(第六回)王熙凤心思细腻,治家才能连男子都不能不佩服,贾珍感叹凤姐:“从小就有杀伐决断,如今出了阁,又在那府里办事,越发历练老成了。”(第十三回)连宁国府的管家来升也不得不佩服其处事:“是个有名的烈货。”(第十四回)凤姐口齿伶俐是不必细说的,她的巧嘴能讨得贾母等长辈的欢心,心思也可谓是八面玲珑,如李纨所说:“是个水晶心肝玻璃人”(第四十五回)。在持家方面,王熙凤举手投足谈笑间就将一个封建大家族治理得井井有条。王熙凤可谓是将治家的艺术发挥到了极致,让人钦佩。另外宝钗,探春,李纨等美女也曾在大观园中表现过这方面的才能。

可见,在曹雪芹眼中,女性的美不仅在外貌,还必须有的才气与其外貌相得益彰。这种在精神和文学趣味上与男性心理产生共鸣的佳人才会美得灵动,才更符合“技艺以翰墨为上”的男性话语要求。正如李渔在闲情偶遇中所说:“妇人读书习字,……导之入门,贵在情窦未开之际。纤指拈棋,踌躇不下,静观此态,尽勾消魂”。

## 三、“才德原不相妨”

中华民族是一个重德的民族,古往今来,妇德一直被社会认可、重视和提倡。《礼记·内则》:“礼始于谨夫妇,为宫室,辨内外,男子居外,女子居内。深宫固门,阍寺守之,男不入,女不出。”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同情那些被封建制度残害的女性,肯定了女性对自我价值的追求,但其本身在对美女审美时却也十分重视封建社会提倡的女德。

王熙凤精明能干,她攻于心计,在权力的巅峰中可谓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但是她一样要恪守妇道。王熙凤为体现其妇德,将贴身丫鬟平儿许给丈夫贾琏。贾琏私下娶了尤二姐,她恨得牙痒痒,但仍装得贤惠大方,将二姐接回贾府,并不着痕迹地将尤二姐害死。她就是再有主见,再怎么自我,在她的精神世界,妇德也是自我规范的重要部分,所有的毒辣冷血都要以德的规范为外衣,这样的王熙凤更鲜活,在男性话语权下也更得人心。

林黛玉的性格中有着叛逆和孤僻,她淡泊名

利,不喜欢巧言令色,宛如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子,这是男权话语下一种高洁、完美的女性形象。薛宝钗则代表了儒家推崇的温柔敦厚的道德理想。而最典型的妇德代表也是薛宝钗,宝钗觉得“女子无才便是德,总以贞静为主,女工还是第二种。其余诗词,不过是闺中游戏,原可以会,可以不会。”(第六十四回)她正是相夫教子、贤惠持家的典范。薛宝钗不仅自己恪守中国传统儒家规范,还以这样的标准要求别的女性。有一次宝钗发现黛玉所吟的诗中有《牡丹亭》的句子,便对其谆谆教导,即使是叛逆的黛玉也在薛宝钗“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教诲中羞红了脸。有研究表明,曹雪芹最美好愿望就是“钗黛合一”,那么这个融合中肯定也是包涵了对妇德的肯定。

《红楼梦》中表现对“德”的重视最明显的是尤三姐的形象塑造。尤三姐出场是泼妇淫女形象,文本中写到贾琏和贾珍与尤三姐调情,这尤三姐“松松挽着头发,大红袄子半掩半开,露着葱绿抹胸,一痕雪脯。……竟真是他嫖了男人,并非男人淫了他”(第六十五回),曹雪芹这里的情感基调显得轻浮,通过这两个男子的心境让读者也对尤三姐的品行不敢恭维。尤三姐纵有倾城之貌,德行的丧失却使其美女之名大打折扣,令人不由得敬而远之,以致后来出现柳湘莲听闻此女“德”之败坏而退婚。当尤三姐听闻柳湘莲悔婚,准备收回定情信物鸳鸯

剑时,便“以死报痴情”。曹雪芹借柳湘莲之口赞道:“我并不知道是这等刚烈贤妻,可敬,可敬”。可以说曹雪芹通过对尤三姐以死守洁的行为对其追求自我进行赞扬。然而尤三姐是以拥护妇德下的以死殉节获得作者褒扬的,尤三姐这一形象在其贞烈的点缀下才活泼生动起来。

拥护封建传统的妇德是男权话语下的隐形审美标准。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积淀造成的,男性对女性的审美标准必须要有“德”这个外延。不然,正如《红楼梦》中所表现的,女性只有美貌和才气,仍会让人不耻,让人敬而远之。

#### 四、结语

从对《红楼梦》的女性形象分析可以看出,曹雪芹在对女性美女形象的审美和前人是不谋而合的,《红楼梦》中的女性价值只是体现在曹雪芹先生对女性尊严的维护上,对女性形象的审美标准却没有受到这种对女性尊严维护的影响。它实际仍然摆脱不了古代男权话语下的审美窠臼,男权话语下把美女仍然当作男性的内在附属物。从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所表现的审美标准,我们就可以推断出古代文人们对女性审美的固定模式。

综上所述,古代完美的美女形象都是在男性话语间隙下生存的,以至于不同朝代的文学作品中,女性的审美逐渐变成了男女在一定程度上的共识,美女的形象已成为一种趋于一致的审美形式。

#### 注释及参考文献:

- [1]李小江.历史,史学与性别[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
- [2]曹雪芹,高鹗.红楼梦[M].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8.
- [3]李渔著.闲情偶寄(明清小品丛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 [4]谢玉娥.女性文学研究教学参考资料[M].河南:河南大学出版社,1990.
- [5]刘展.明清江南女性文化与《红楼梦》女性观解读[J].江西社会科学,2012(4).
- [6]胡适.名家正解《红楼梦》[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7.
- [7]周汝昌.红楼小讲[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2.

## Eternal Beauty: Take Dream of Red Mansion for example to analysis the standards for beauty in the classic literature

YUAN Li

(School of Liberal Arts, China West Normal University, Nanchong, Sichuan 637000)

**Abstract:** For thousands of years in the long history river of Chinese classical literature development, no matter poetry, word, drama or fiction, are all filled with a lot of works which describing and carving ancient beauty. As a classic of ancient literature novel which was wrote at beginning of the qing dynasty, Dream of Red Mansions, of course, wasn't an exception. On the one hand, Dream of Red Mansions shows it's respect and praise for women,

(下转34页)

然而,“人类是邪恶的,但并非天生邪恶,而是环境使他如此”<sup>[6]b204</sup>。萧红深知造成国民劣根性的原因是复杂的,有千百年来封建传统的荼毒,也有当时物质贫乏造成的无奈,因而在对封建传统文化下国民的劣根性进行批评的同时也给予了同情。同样,造成女性命运悲剧的原因也是多重的,其中涉及传统,文化,机制,人性等,萧红自身并没有从悲

剧中走出,也就注定她不能为这种境遇提供一个可以成功反抗并彻底解脱的方法。但是,她用文字勾勒出生活的背后那条长长的灵魂的阴影,让我们咀嚼着它的幸福和悲伤,并思索它的来路和去处,由此对企图逃离封建传统文化悲剧的女性给予更多的关注和重视,这也是研究萧红《呼兰河传》所蕴含的文化文学的价值意义之一。

#### 注释及参考文献:

- [1]茅盾.呼兰河传·序[A]·茅盾文集(第10卷)[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
- [2]卡西尔.人论[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87.
- [3]萧红.呼兰河传[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
- [4]赵德鸿,张冬梅.萧红《呼兰河传》的文化阐释[J],学术交流,2007(5).
- [5]骆宾基.萧红小传[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
- [6][英]霍布斯.利维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 Fleeing from the tragedy of the feudal traditional culture ——Comment on Hu's big grandson daughter-in-law of the Hulan River

ZHANG Yan-fang, ZHANG Xia

(School of Literature, China West Normal University, Nanchong, Sichuan, 637000)

**Abstract:** Xiao Hong described Hulan customs in the Hulan River, which not only wrote her memories of the hometown, but also told her criticism on people's selfishness and indifference, thus becoming its pinnacle. According to the careful reading of the character of the Hu's big grandson daughter-in-law, the author tried to prove that even if those women who have the standards of the feudal traditional culture could not survive in society, revealing the hurt of feudal traditional culture on women from another angle. The women could only flee to resist the tragedy of the feudal traditional culture when they didn't find the way to salvation.

**Key words:** The Hulan River; big grandson daughter-in-law; tragedy of feudal tradition; flee.

(责任编辑:周锦鹤)

(上接第30页)

makes a breakthrough by seeing the hardship of women who survive for a long time under the male discourse-centered feudal system and the female rebellion for dignity in the miserable conditions. On the other hand, the author Cao Xue Qing is still follows the male discourse-centered ancient traditional aesthetic standards to shape female image in "Dream of Red Mansions", the beauty is a unity which is formed by revolving the center of male discourse, integrating appearance, ability and virtue.

**Key words:** Dream of Red Mansions; image of the beauty; aesthetic; male discourse right

(责任编辑:周锦鹤)